

独立女性的不老魅力

□张光芒



叶弥的《不老》中有一句话特别耐人寻味，这句话虽然没有以“题记”的形式出现，却有点题的意义。“什么都会老的，肌肉、血液、眼神、嗓音……什么都会老的，只有思想不会老，世上没有任何力量让它变老，它永远像刚盛开的花朵。”这部小说从初稿到发表，再到出版单行本，修改过一些小细节，仅仅是这一句就出现过几种表达。“只有思想不会老”的另一个表达是“只有精神不会老”；“它永远像刚盛开的花朵”也有另一种表达，即“它永远像纯真的孩童”。相较之下，我更喜欢“精神不会老”“它永远像刚盛开的花朵”这样的话语方式和语气情调，因为这更能抵达小说的核心。精神不仅仅包括思想，花朵则隐喻了更多的内涵：鲜艳、诱惑、唯美、芬芳以及氩氙化生的力量，不仅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肉体与思想集于一身的人格存在方式。

这一思想主旨是通过作为独立女性形象的主人公孔燕妮身上的不老魅力加以体现的。孔燕妮的性格首先表现出一种独树一帜的穿越时代与社会的不老活力。人与时代、人与社会、人与环境的关系始终是小说家深掘不止的宝藏，而时代裹挟之下个人的命运沉浮更是令人牵挂不已的审美主题。《不老》的故事聚焦于上世纪70年代末一个短暂的时段，这正是裹挟个体的时代洪流激涌的时刻，然而，身处时代转型交接点上的孔燕妮却以自带节奏的方式入场。

小说切入故事的角度值得玩味。过了国庆节，孔燕妮每天早上要去张柔和的豆浆摊上吃一碗豆腐花。而不幸的是前男友的小丁到处张扬，要到豆浆摊上给孔燕妮一点颜色看，要把张柔和的豆浆摊掀个底朝天，“把孔燕妮打到鼻青脸肿，再用热豆腐花泼她一脸”。前者是饮食，后者是男女。这种小叙事的切入手法别具一格，也别具苏小井小说传统的独特风味。更吊人胃口的还是小丁要报复女主人公的理由是她竟然只是为了抓紧时间，在张风毅出狱前找第三位男朋友。令人大为意外的是这位一反“天经地义”总是“爱吃男人豆腐”的女人，回应人们的狐疑态度的方式既不回避，亦非辩解，而是无言的微笑，并且是用一种温和而深沉的眼神一个个地“看过来”。置身世俗红尘之中，又别具一种力量，孔燕妮作为

女主的性格特质从一开始就被充分地铺陈开来。孔燕妮的温和源于她不寻求也不需要人们的理解。虽然有一次例外，她抡起大手把小丁揍了，但原因并不是小丁不肯分手，而是因为小丁指着孔燕妮的鼻子说她反党、反社会、反人类什么的。用宏大叙事来压孔燕妮，才是不可忍受的底线。

孔燕妮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时代，又在某种意义上超前于时代，小说通过这一形象的塑造凸显出女性独立的本体价值和终极意义。别人大都是被时代裹挟的被动主体，惟有她自成暗流，不被完全裹挟。对于很多人来说，时代上升期带来的是理想和激情的高涨，在压抑时期则随之低落。但在孔燕妮心目中，好的时代应该首先是情感开放的时代。因此，在他人踌躇满志地投身于改革开放带来的潮流时，她并没有融入其中，也没有在这个未来里看到自己。即将到来的改革开放以及弥漫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思想解放要求，与女主人公的情感开放的要求构成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冲突。显然，叶弥并非凭空幻想一位独立的女性，恰恰相反，这一形象独立的审美价值恰恰体现于她与他人、与社会、她与环境的关系方式上。在人与时代的关系上，很多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恪守大写的时代与小写的个体的冲突原则，但在《不老》中，这种大与小的冲突原则一变而为外在的时代与内在的精神存在之间的冲突，同时交织进外在的思想存在与内在的情感存在的冲突。

女性的价值并不以其他价值来体现，也不可被他人所定义，孤独和独立不倚就是价值本身。可以说，小说的全部故事就是在阐释孔燕妮怎样重新定义自我意义和女性价值。

这种女性独立的本体价值甚至不能简单地以爱的价值来体现。不少论者盛赞小说首要的主题是不老的“爱”，但爱在这里既不是为了寻找爱人的那个“爱”，更不是那种含义明确的博爱之“爱”。爱对于孔燕妮来说，也许更像是一种显示力量的存在方式。一方面，她承认自己爱着张风毅，也承认自己爱俞华南，好像她很容易爱上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另一方面，她既不和张风毅站在一起，也不与俞华南站在一起。孔燕妮在自己的乳房上写上“自由”两个字，一边一个，以此表达自己的存在

立场：“社会要用科学来拯救，我要用自由来拯救自己。”就像读懂叶弥以前的《天鹅绒》离不开像天鹅绒一般的“肚皮”，理解《风流图卷》离不开主人公的“初潮”与“剃光头”，要走进孔燕妮的真实世界更离不开她的“乳房写作”。她以一个独立女性的全部欲望、情感与理性等各个层面上的完整存在来追求未来，完成自我救赎。

如果说与不同“年轻的身体”的恋爱包含了更多的本能层面的诱惑，那么与俞华南19天的相爱则更像是一种精神力量的激发。孔燕妮从来就没有把人性和本能完全等同，而是“区别对待”。正是因为她对自己不满意，觉得自己一度本能多于人性少，所以坚持要在俞华南身上实现“本能在人性上的升华”。由此，爱的力量展现出了多声部的本质。正是在孔燕妮自我救赎的力量需求之下，她从来没有怀疑过俞华南其实是一个精神病人，读者读到最后亦如梦方醒。

孔燕妮这一形象还体现出敢于直面困惑、爱欲和死亡等审美现代性的勇气，体现出现代性自身张力中所包含的那种后现代主义面孔和唯美主义气质。正如孔燕妮自己所说，她心里的“激情太多了，多得杀气腾腾的”，所以“只好不停地谈恋爱，这样我的心就得到解放和自由了”“解放和自由就是一种纯净的解脱”。于是我们看到，正如现代主义的向死而生一样，这场19天的恋爱一开始就确定了“一拍两散”的终点。

孔燕妮形象所体现出的不老魅力不仅是《不老》在当代文学史视域下的独特所在，即使追溯和延伸至五四新文学，也不乏独立不羁的冲击力。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文学史上有两个西方女性形象对中国影响特别大，一个是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一个是王尔德笔下的莎乐美。但是，这两个女性形象进入中国以后，其形象的内涵发生了很大的变异和误读，在中国文本的形象再创造中，这两个西方女性形象都被中国化和本土化了。对于前者，人们多关心“娜拉走后怎样”的社会问题；对于后者，人们则把唯美主义误解为追求爱情的启蒙主义。而孔燕妮则实现了两个回归：既回归娜拉出走的本体意义，也要回归现代主义爱欲观的精神价值。孔燕妮的“精神轮回”正是一种不老力量的源头活水。

12月2日，由江苏省作协主办的叶弥长篇小说《不老》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书记处书记施战军，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党组书记汪兴国，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以及潘凯雄、王尧、汪政、王彬彬、王春林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位作家、批评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研讨。研讨会由江苏省作协书记处书记丁捷主持。

叶弥的《不老》历时五年创作完成，讲述一个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爱情故事。35岁的孔燕妮在等待男友张风毅出狱前的25天里，结识了从北京到江南小城吴郭的“调研员”俞华南。在陪着俞华南“走访”的日子里，吴郭城里的各色人等也纷纷出场。他们游走于吴郭城，孔燕妮的真挚与无畏令俞华南折服和爱慕，俞华南的神秘和博学也让她的心起了涟漪。两人若即若离，却心有灵犀。11月18号，张风毅即将出狱，俞华南要回到北京，孔燕妮也要去往白鹭村，开创新的事业。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有人离开，有人归隐，有人老去。只有孔燕妮，因为心中有爱，永远不老。

《不老》首发于《钟山》长篇小说2021年B卷，2022年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推出单行本，并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首期项目支持名单。本报特刊发张光芒、何同彬、张娟的评论，以飨读者。

《不老》自面世以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深入的热议，评论家和读者们已经从多重维度再次感受到了叶弥一贯之“天真”与“冷峻”。迟子建曾说：“叶弥笔下的世界，从来不是清晰如目的，它常常是混沌未开的，处于烟雨蒙蒙的状态。”（《美哉叶弥》）《不老》延续了这样一种混沌性、多义性和复杂性。因为爱，所以不老，围绕着主人公——一位从历史深处生长出来的传奇女性孔燕妮，我们看到了爱情在特定的历史“间隙”中的躁动不安和元气淋漓，也看到了女性浮出历史地表的艰难和果敢。但爱或爱情并不是《不老》的叙事目的，叶弥深知爱的力量，也深知爱在我们的文化里形成的某种“迷障”。在让·波德里亚看来，爱早就“变成了我们深受感动的文化的主题词，变成了我们语言中最强烈的情感表达的主题词，但也是最冗长、含混和费解的主题词”。爱因此异化为“一种普遍的答案、一种理想的快乐期待、一种融合世界关系的虚拟”，成为某种“主体的幻觉，绝佳的现代激情”（《致命的策略》）。所以，我们不能让爱或爱情停留在某种“快乐期待”“主体幻觉”的心灵鸡汤的层面，必须以一种更加开阔的视野、更具历史意识的态度来理解《不老》之爱，思考《不老》内部贯穿的某种问题性和当下性。

评论家李德南认为，“叶弥无疑是当代作家中颇具历史意识的一位”（《转折时期的心迹与心学——叶弥论》），她的代表作《天鹅绒》《成长如蜕》，以及长篇小说《美哉少年》《风流图卷》无不蕴含着深沉的历史省察，而《不老》尤其凸显了一种清醒、冷峻的历史意识，它本身就是一部融合了真诚的历史意识、复杂的时代精神和丰富的历史想象力的多重复合型文本。《不老》的时代背景是1970年代末期，也即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的预热期，这样一个历史间隙对于中国当代思想和当代人的变革、发展来说至关重要，某种意义上是中国当代性的重要起源，也深刻关联着当下我们的精神和文化的气候。这正是王尧所说的历史原点：“我们这代人的思想和生活原点是哪里开始的？叶弥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历史起点，同时也是我们的思想生活原点。”（引自《不老》研讨会发言）

叶弥把这样一个历史原点作为《不老》的历史背景，显然是她的历史意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意识有关的省察、反思的结果。作为那个时代的部分的亲历者和受益者，叶弥还原和重塑了那个时代的氛围和症状，也通过一种全新的历史叙事有力呼应了思想史中的重要事件、文学史中有着精神关联的重要文本，从而形成了《不老》潜入历史和文化深处的多重对话性、互文性。精神创伤、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公共性，大致可以勾勒出那个时代文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不老》也正是从这几个方面开始它的历史回溯和精神漫游。主人公孔燕妮、俞华南，以及更多的小说中的人物，他们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时代“伤痕”“创伤”，甚至“精神疾病”，正彷徨地处于时代、人生的十字路口，类似于1980年代初

陌生的故地

□何同彬

期引发全国性人生观大讨论的“潘晓”。但在背负这样的历史创痛的同时，这一代人中的先行者们热爱生活、“相信未来”，想象和追求着自己的“青云岛”“白鹭村”，无不散发着动人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无不充溢着丰沛的生命意志和未来意志，这构成了“不老”的真正的精神质地和文化肌理。那是一个“大写的人”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词”的时代，我们在《不老》中看到主人公们热衷于讨论自由、爱情、美、善良、灵魂、黑暗、光明、未来、历史……他们有着浓烈的政治情结和真挚的公共关怀，随时都进行着公共演讲、公开辩论，豆浆摊（类似于《芙蓉镇》的豆花摊）、文艺沙龙和留言墙等公共空间中，到处都能看到他们高谈阔论国际国内形势，为政治时势和国家发展争论不休。因此，《不老》的语言风格、叙事节奏、人物性格特征（尤其是青年群像）和文本氛围，很容易让我们想到1970年代的潜流文学和其后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文学潮流及相应的文本，比如《波动》（杨迅、肖凌与孔燕妮、俞华南的相似性）、《晚霞消失的时候》（南岳长老与不老和尚）以及《公开的情书》《爱是不能忘记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我应该怎么办》《醒来吧，弟弟》……而孔燕妮的爱情观、身体观和个体遭际更是直接呼应着那个因为“一个冬天的童话”而在1980年代引发轩然大波的遇罗锦（也包括《对第三者的审判》这样的文学作品）。而与孔燕妮有关的诸多女性形象，尤其是高大进、谢小达这样的女性革命者形象，更能让我们联想到之前和之后诸如丁玲、韦君宜、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艺术家们的历史遭际，从而引发我们对二十世纪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和权利的艰难历程的喟叹和思索，也充分印证了迟子建对于叶弥塑造的小说人物的评价：“她笔下的人物，都是历经三生三世的人。”（《美哉叶弥》）

但《不老》的历史呈现并没有落入尼采讥讽的那种“历史学热病”的窠臼，叶弥娴熟地运用小说家的历史想象力，把她自身的历史意识、当下关怀，与小说人物的历史遭际、纷繁驳杂的历史图景扭结在一起，借此直面隐藏在时代生活血肉之躯中的那些欲说还休的噬心主题。改编过叶弥小说的导演姜文曾讲，叶弥有本事，她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是“陌生的故地”。《不老》同样把1970年代末期的中国这样一个特别的历史原点、历史间隙，重铸为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故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叶弥在《不老》里说“大家都在时间里不停地流动”，也借俞华南之口认为，“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分野，只是一种幻象”。所以，与其说《不老》在直面历史，还不如说它是力图迫使我们在直面当下。尼采认为：“历史学在三个方面属于生者。它属于作为行动者和追求者的人，属于作为保存者和敬仰者的人，属于作为忍受者和渴求解放者的人。”我们只有把叶弥的历史意识和她的叙事努力放置在这样一个维度上考量，才能真正理解《不老》所创造的这样一个“陌生的故地”的历史感、现实感和永恒的精神价值。

爱欲、政治与时代

□张娟

内心的乌托邦精神，重拾人性的完整。

孔燕妮的爱欲重塑是政治性的，特别是放在1978年这个特殊的节点上。“阿兰·巴迪欧认为生活与爱情的强度之间存在一种‘隐秘的共鸣’，而人们对生活的投入完全是政治理念的体现。”“政治活动作为集体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另一个更公平世界的向往与爱欲有着深层次的制约关系。爱欲可以称为政治斗争的能量源泉。”（韩炳哲《爱欲之死》）1978年的江南小城吴郭，正处于时代政治转折的节点。孔燕妮不仅美丽，而且善于思考，总是敏感于个体生命的变化，也对外在世界充满好奇。她曾在动荡时期被体育老师侮辱，承受过那个时代的恶与伤害之后，她从绝望重新开始。这是个人意义的探求，也是对社会历史的探求。在小说中她和俞华南、杜克等人都有很多精神上的交流，对于物质、历史、解放思想、未来的理想社会等问题有深入的讨论。孔燕妮有大爱，宁愿自己挨饿也要寄钱给白鹭农业中学和安徽大旱的地区。她不但有着对过去的反思和批判，也预见到来经济开放可能带来的欲望泛滥，利己主义的盛行，因而非常强调德性和美育的重要性，着力塑造民族的美好心灵。她认为宽容和理解，每个阶层彼此放松、相融，比责任、担当、奋斗等更为重要。小说中对于各种思想的展现、批判和讨论，形成一种众声喧哗的时代现场，并没有给出一个既定答案，而是多向度地提出了历史的问题和各种可能性的途径。

孔燕妮的爱欲重塑也是一种自我拯救。叶弥曾经说过：“一部《不老》，也是寻找自我，寻找不老的信心的故事。”孔燕妮的爱欲其实并不是指向某一个人。“爱情是‘双人舞’。它打破了一人视角，让世界从他者、从别处的视角中重生。”（韩炳哲《爱欲之死》）但是孔燕妮更像是靠着一个人爱欲的能量奋勇前行。孔燕妮慢慢走在路上，她不等谁的灵魂，她在算账，寻找灵魂自洽之路。一方面是灵魂的进账，一方面是灵魂的消耗，还有一些人既不给予她力量，也不消耗她的力量。她不断寻找，看似谈了一场25天的恋爱，实际上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恋爱，而是以爱之名对饱受创伤的精神的抚慰。孔燕妮的前男友张风毅生活在别人的回忆和叙述中，孔燕妮谈恋爱的对象俞华南实际上是一个精神抑郁症和躁动症患者，25天刚好是他吃药的一个周期，药效结束后，他会忘记这一切。孔燕妮以个人力量寻找时代出路，叶弥曾经说过：“中国当代作家最痛苦的地方在于，就是没有与社会里的黑暗相抗争的能量。”“在当下，作家的责任还不在于承担多少社会的义务，因为还不具备那么大的能量，作家要做的首先是解放自己。”一个时代结束了，结束时没有轰轰烈烈；新的时代要开始了，开始时并没有地动山摇。每个人在时代的关口都不知不觉做出选择，只有孔燕妮因为心中有爱，所以永远不老。

同时，孔燕妮的爱欲还是健康的、丰满的、松弛的、不怕失败的。青云岛是叶弥作品里的乌托邦，《不老》中的花码头镇、香炉山、沾花桥等构成了她的小说地理，就像她过去作品里的桃花渡、明月寺、香炉山，是一个想象中永远无法到达也不必到达的空间。邀请众人到青云岛赴宴，仿佛是一场等待戈多般的呼唤，迎接张风毅的出狱，到青云岛赴宴，是整个小说的起点，也是小说的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串联起了小说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推动了小说中孔燕妮的心理发展。但是在小说结尾，这个千呼万唤的青云岛宴请并没有实现。青云岛也并非桃花源式的完美，孔燕妮的经历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普通意义。正如《不老》里所说：“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寻找常识、回归常识的历史。”回到个体、回到自己、回到自身，从后设视角来看，这种探索不但对孔燕妮有意义，对当下也是一种必要的反思。

现代人的情感往往是狼狽、干瘪、索取，过度敏感和自恋。而孔燕妮的爱是坦然、丰满可以付出、充满力量的。《不老》这个小说具有当代性，“现代人的行为很少由激情驱动。古希腊人的激情概念还包含着一种不顾一切要破旧立新新的愤怒。而今天的愤怒顶多是不快和不满，破旧立新是不可能的，现存事物会继续存在。没有了爱欲，理性也退化成为数据为基础的运算。”（韩炳哲《爱欲之死》）孔燕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的自我成长。孔燕妮的经历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普通意义。正如《不老》里所说：“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寻找常识、回归常识的历史。”回到个体、回到自己、回到自身，从后设视角来看，这种探索不但对孔燕妮有意义，对当下也是一种必要的反思。

现代人的情感往往是狼狽、干瘪、索取，过度敏感和自恋。而孔燕妮的爱是坦然、丰满可以付出、充满力量的。《不老》这个小说具有当代性，“现代人的行为很少由激情驱动。古希腊人的激情概念还包含着一种不顾一切要破旧立新新的愤怒。而今天的愤怒顶多是不快和不满，破旧立新是不可能的，现存事物会继续存在。没有了爱欲，理性也退化成为数据为基础的运算。”（韩炳哲《爱欲之死》）孔燕妮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的自我成长。孔燕妮的经历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普通意义。正如《不老》里所说：“人类的文明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寻找常识、回归常识的历史。”回到个体、回到自己、回到自身，从后设视角来看，这种探索不但对孔燕妮有意义，对当下也是一种必要的反思。

